



“一个老兵的经历是故事，一百个老兵的经历就是历史”

烽火勿忘，寻找平山老兵

■程雪莉

春和景明，草木葳蕤。

上车坐在副驾驶位置，我又踏上了寻找平山团老兵的旅程。“司机”是网名“叶嘉先生”的摄影家李君放，他原来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一家企业工作，现在愿为老兵们拍照。我们一起去寻找西柏坡夹峪村的抗战老兵。

温暖的阳光泼洒在坡岭上，我们走在乡间小径，柏树林芳香馥郁。我曾多次来到西柏坡，却是第一次嗅到如此芬芳。正像我读了志愿者张志平的西柏坡诗词——“屋内一盏明灯亮，窗外万树石榴红”“稻黍桑麻晚，芦花秋水正欢”，才恍然发现这个红色圣地也有着日常的美好。



沙飞摄

“要不战死沙场，要不回到故乡”

太行山里抱定战死决心的战士们深信，只有穿着家乡父老做的新鞋，死后灵魂才能走回故乡。

我们走进西柏坡夹峪村的小院，见到了92岁的老战士刘梦元。老人19岁当兵，在晋察冀军区五团给政委萧锋当警卫员，现在还能记起不少战争时期的部队生活。战士们一年到头只有一身衣服，一天只能吃两个混合着黑豆和高粱面的窝窝头，十几个人分一勺盐。虽然生活艰苦，但大家打起仗来毫不含糊。有一次除夕夜吹响集合号，一仗打下来牺牲了89个人……

老人提起他很佩服的战斗英雄韩增丰，说这个“韩猛子”打起仗来可勇敢了，冲锋号一响就挥着大刀往鬼子的队伍里冲。老人回忆当年在团部的时候，他老远看到“韩猛子”回来，就知道是打了胜仗还是败仗。“韩猛子”要是不骑马，自己往回跑，一准儿是打胜了；要是被战士们抬回来的，就肯定是吃亏了。说到韩增丰的牺牲，老人说，“韩猛子”在最后一次战斗中本来已经突围出来，但当听说村里还困着十几个机关人员和群众，就毫不犹豫地冲回去，身中数弹仍继续指挥战斗，最后被日军包围，血洒慈河岸……

随着老人的讲述，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在我眼前展开。老人讲到，有一次一名战友从后面开枪击毙了正在他肉搏的敌人，鲜血溅了他一脸……李君放在旁边一边听，一边抓拍。

临别时，我看到菜畦里有许多杂草。原来老人身体一直很好，自己独居，近来因为生病，女儿从邻村回来照料他的生活。看着老人在女儿搀扶下坚持挪到院门口送我们，我心中酸楚。李君放也心情沉重地说，说不定我们这次拍下的又是老兵最后的影像。

次日，我突然接到李君放的电话，他兴奋地说：“就是咱们采访的刘梦元老人，我找到了沙飞拍摄的他入伍时的照片了！”

原来，当年冲锋在晋察冀抗日前

线、衣袖上常带着弹孔的摄影家沙飞，曾用相机记录下平山农村青年刘汉兴等人参军入伍的过程。在八区入伍大会上，英俊的刘汉兴（上图前排中）胸前戴着大红花，身旁站着的正是刘梦元（上图前排左一）！这张珍贵的照片，是李君放采访刘汉兴的弟弟时发现的。知道这个消息我也兴奋不已，急忙打开沙飞的影像库寻找，发现了沙飞写下的一段话：“一个年轻的新战士登台讲话。他说：‘我叫刘梦元，我是共产党员，共产党员是忠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的，所以，我首先入伍……’”

这样的发现，让我们兴奋、满足，仿佛减轻了采访过程的艰辛。这位拍下平山青年参军照的沙飞，曾被称为“中国的卡帕”。我在查阅沙飞资料的时候，发现了当年的一个小小疑问。一次，他为平山团摄影。面对列队整装、准备战斗的战士们，他举起的相机又放下，因为他忽然发现，战士们都从背后拿出一双新鞋穿在脚上。他觉得奇怪，就把这个细节记录下来。在采访了许多老兵之后，我终于明白了细节背后的风俗和乡情。当年战士背包裹的鞋，都是乡亲们做的军鞋。他们平时舍不得穿，只有作战时才穿在脚上。太行山里抱定战死决心的战士们，他深信，只有穿着家乡父老做的新鞋，死后灵魂才能走回故乡。

沙飞的精神也感染着后来者。李君放在6年时间里用镜头记录下许多老兵的生活点滴，为他们建立影像档案。他说，每个老兵都是一面镜子，都是一座活着的纪念碑；一个老兵的经历是故事，一百个老兵的经历就是历史。

后来，我在李君放的影展中看到一位老兵站在自己的肖像前深深注目，久久不肯离去……这张薄薄的照片里，有他烽火的青春，有他牺牲的战友，有他沉甸甸的一生。

平山团起源

1937年10月，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王震派出战地救亡工作服务团赴河北省平山县洪子店，与中共平山县委取得联系，决定建立以平山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，并组成10个扩军工作组，分赴平山县各村镇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和扩军工作。仅月余时间，来自全县四面八方的1700余名青壮年相继赶到洪子店参军入伍，其中1500人正式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，被军民亲切地称为“平山团”。1939年7月，为补充频繁战斗造成的人员折损，团里派扩军干部回到平山县，原计划9月25日完成扩军任务850名，结果不到8月底，参军人数达到1158名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平山团屡建战功，被聂荣臻司令员誉为“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”。子弟兵，这个人民军队的代名词，就出自平山团。

我和李君放曾交流过采访老兵的感受——对我们而言，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这些幸存下来的老兵对生活没有丝毫的抱怨，他们一次次从死神的指缝间艰难爬出，相比那些牺牲在战火中的战友们，他们觉得幸运、充满感恩。平山团的司号手“喇叭爷”，晚年用在温塘集市上吹冲锋号的方式为贫困大学生筹集学费。大吾川里朱坊村的卢献寿，15岁参加平山团，4次立功，8次受奖。带着伤病南归后，他回乡当农民，日子过得贫苦，可每月交党费都决不延误……

我们用镜头和文字，记录着这些老兵们的晚年生活。

2012年一个极冷的冬日，我和李君放准备去采访两个平山团的老兵。他前段时间刚发现，我们正要采访的王冠章老人是平山团的第一批战士。我们的车翻过一个坡岭转入乡间小路，向南

“老兵永远不死，只会慢慢凋零”

他们一次次从死神的指缝间艰难爬出，相比那些牺牲在战火中的战友们，他们觉得幸运、充满感恩。

庄村开去。忽然，一支送葬的队伍出现在眼前，白色的孝帽、彩色的花圈在冬日苍黄的山岭上十分显眼。我心里一紧：“该不会是王冠章老人去世了吧？”但李君放说一个多月前还给他拍过照片，那时老人身体还挺硬朗，应该不会吧。我们抱着很大的希望到了王冠章老人家，门厅前白纸黑字的七单（一种记录死者祭奠日期的纸条）赫然出现在眼前，老人刚刚去世！遗憾竟蹿了我的内心：又晚了一步。我们只好采访了他的儿子。在儿子眼中，父亲不是一名军人，而是一个郎中。老人因病退伍后，

几十年如一日在村里行医。村里人不大了解他的戎马生涯，只知道他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好大夫。过年过节有人生病，他也一样出诊，甚至曾连续守在病人身边几天几夜。关于平山团的事，他的儿子所知甚少，只听父亲说起过，带他们打仗的旅长王震记性特别好，头一天看战士们站队点名，第二天碰面就能叫上他们的名字。

天近正午，我们告别南庄，简单吃过饭后直奔十多公里外的霍南庄村。李君放说：“下午咱们一定能采访到刘增英老人，因为20天前我为老人拍照时他还能自己走到院里呢！”

轻车熟路，他把车直接开到刘增英家门前。我们兴奋地推门入院，我大声喊：“有人吗？”一转身，李君放已愣在那里，他踮脚一指：“看那里的七单！”原来，刘增英老人已经去世半个月。

类似的情况李君放经历过很多次，他开始拍摄平山抗战老兵时，健在的老兵大约有300多人，过了两年就去世过半，数年来，已寥寥无几。这些生活在农村的老兵大都90多岁了，常常是李君放前脚拍完照，老人后脚就去世了。好在，他苦苦奔波，给这些老兵留下了人生最后的影像。

我们在刘增英家的院子里转了转，发现屋门没锁就径直推门进去，在屋里发现了她失明的老伴。老人说起刘增英当兵打仗的事儿，不禁频频落泪。原来，刘增英是孤儿，7岁给人家当小长工，12

岁时赶上平山团征兵，就跑去跟她姥爷说：“我去当兵吧，打鬼子，能吃饱饭。”

刘增英后来成为平山团的司号员，在战场上多次负伤。平山团南下时，他因伤回到家乡，拄着拐杖当起了农民，村里所有的义务劳动他都参加，辛辛苦苦生活了一辈子。近几年他有些糊涂了，但当提到牺牲的战友，特别是在南下途中牺牲的平山团团陈宗尧时，他都会流下泪水。

刘增英的老伴在床上哭着讲述他的一生，我在床边流泪记录着。李君放在一旁拍下了我们相对垂泪的照片。

那以后，刘增英的老伴也被李君放列入他时常看望的老人名单。在李君放的拍摄手记里，我看到这样的文字：“2013年8月11日，和好友郭勇去看望已故老兵刘增英的老伴，我们到后得知老人已在8月4日过世。人已去，房已空。愿老兵和他的老伴在地下相见！”叹惋之余，李君放放下了那把放在窗前的空椅子，老兵生前常坐在这把椅子上。这张照片，后来成了李君放《平山老兵》摄影作品集的封面。

李君放拍摄老兵的这几年，一次次去看望这些老兵，不仅在精神上给他们慰藉，过年过节还为他们送去米、面、油，或者递上一些钱。他有时还赶去参加老兵的葬礼，为老兵抬棺，拍摄老兵下葬的仪式和纸花飘零的坟头。他的照片感染了许多人，带动了更多志愿者关注老兵、关爱老兵。

记得一天深夜，微信群里的一位友人发了一组照片，是李君放和他们一起去看望刘梦元老人时拍的。老人病重，已瘫痪在床。那天天气很好，李君放轻轻抱起老人去院里晒太阳。羸弱不堪的老人，婴儿般依偎在李君放怀里……我盯着那张照片（左图），潸然泪下。



李君放抱起老兵刘梦元

王文文摄

“谁说战士已老去，丰碑不朽在人间”

我相信他拍摄的这些英雄影像，留住的这段历史，再也不会被世界遗忘，被时光遗忘。

其实，拍摄老战士也有“风险”。

2014年夏天，为了满足96岁老兵王国泰的心愿，李君放开车载着老人一同前往平山的闫庄抗战烈士墓地，看望他牺牲的223名战友。抗战期间，他和战友们都是晋察冀军区五团的战士。到达墓地，老人颤颤巍巍地走到每个有名字和没名字的烈士墓前，回想着当年的情景，因为越说越激动，最后泣不成声，哭倒在墓边的青草地上。李君放看到老人呼吸困难，赶忙把老人抱上车，直奔医院……

2018年的清明又至，我想在写完这篇文章后跟李君放要几张照片的原因。打开微信朋友圈，看到他又去山里祭奠老兵了。晚上，我拨通他的电话。这次，他是和志愿者一起去平山蛟潭庄的深山里扫墓，祭奠老革命梁银兰的第

一任丈夫赵三小。梁银兰老人抗战时是村里的妇救会主任，认识了驻扎在村里的晋察冀二分区部队的战士赵三小。恋爱几年后的一个寒冬，梁银兰找到正在易县打仗的部队，和赵三小结婚。新婚次日的傍晚，赵三小就在战斗中牺牲。他出生在山西，是个孤儿。新娘子梁银兰坐在他的棺木上，忍着悲痛冒着风雪，用牛车把他运回蛟潭庄安葬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梁银兰调到北京工作，几十年来每逢清明都回乡下扫墓，从未间断。直到去年年底去世。

前些年，张志平在拍摄《平山记忆》纪录片时采访过梁银兰几次。他曾承诺，以后每逢清明时节，一定让“青草不枯，后继有人”。所以，那天他和李君放带着当地的小学生们一起上山扫墓。拍摄老兵多年，李君放也有过惶

惑，但他说：“很多时候，我们需要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。拍摄也是这样。”

近年，李君放的摄影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和帮助。他的作品不仅在多个展览中展出，还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多个纪念馆收藏，荣获多种奖项。正如张志平写给他的诗句：

“谁说战士已老去，丰碑不朽在人间。”

我相信他拍摄的这些英雄影像，留住的这段历史，再也不会被世界遗忘，被时光遗忘。

（作者系河北省石家庄市作协副主席）
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李君放摄影
制图制作：张宇



本文作者采访老兵刘梦元

征文·曾在军旅

又听军号声声

■陈照明

最近我回老部队转了转，停留了几日，又听到熟悉的军号声声。军号是军营最美的旋律，勾起一幕幕往事。

军号声声，把我带回新兵营。40年前，17岁的我入伍到军营。记得元旦前一天，我几经辗转分到一个新兵排，当晚正赶上连队会餐，丰盛的菜肴让我惊喜不已，我暗下决心要在部队好好干。谁知第一次参加野营拉练，我就险些打退堂鼓。记得那是我们入

伍不久，树枝和屋檐都挂着冰凌，听老兵说是驻地几十年不遇的寒冷天气。为了培养战斗作风，部队以营为单位组织新兵50公里野营拉练。行军至40公里左右时，我的脚上磨出好几个水泡，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。余下的10公里，我不知道是怎样咬着牙坚持下来的。时隔不久，便是我到部队的第一个春节。除夕夜，连队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。这一次，我却没有一点胃口。夜深人静时，我把自己深深埋在被子里，哭了一场。

军号声声，把我带回哨位上。站岗放哨，是军营生活的重要内容。刚开始

站夜哨时我有点害怕，但时间久了，就变成一种享受。夜深人静时，身背钢枪站在哨位上，望着澄明如镜、星光点点的天空，一种为祖国、为人民站岗放哨的自豪感油然而生——和平的天空，离不开我们的默默守护。

军号声声，把我带回训练场。参军入伍，战友们居于一室，操于一队，学于一堂，朝夕相处，情同手足。无论谁碰上头疼脑热，都会有战友关心地送上病号饭；不管谁训练掉队，都会有战友耐心地陪练帮带。我新兵下连时被分到投掷班，因为人长得瘦弱，投弹考核时只投了25米，全班就我一个人不及格。

班长主动陪我加练，饭后、熄灯前，想方设法帮我锻炼臂力，千方百计为我规范动作。几个月下来，我的成绩不断攀升。

军号声声，把我带回战火中。1984至1985年，我随部队赴西南边陲参加边境轮战，当时，我所在的股就股长和我两个人。股长比我年长13岁，早当10年兵。每次去一线执行任务，他总会想着法子以领导、兄长、老兵的身份命令我留守，自己则冲在前面。这份情义，让我感动一辈子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军号承载着太多回忆，成为我生命中的最强音。



老兵e家 等你归队
(扫码天天见)